

小组长

万忆萱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小 組 長

万 憶 萱 著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1 9 5 6 • 長 春

715.12
565



小組長

万憶萱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—號

(長春市斯大林大街)

長春新生企業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

*

書号: 079

开本: $787 \times 1092^{1/32}$ 印張: $1\frac{1}{2}$

字數: 31,000 印數: 1-6,900冊

1956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 (6) 0.15元

內 容 簡 介

這篇小說是描寫一個新提拔起來的基本建設工地小組長——四剛。他積極肯幹，對工作、對人都很熱情。但是，他年輕，修養差，工作出了漏子就大發脾氣。當他認識到這樣作不對，就改變了自己的作風，而耐心地幫助一個由於驕傲自滿，工作發生了問題，還裝病不上工的工人——福奎。福奎被他的行動感動了，漸漸地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明白了自己應該怎樣對待工作，從而愉快地參加了勞動。

作者通過活生生的形象，描繪了祖國工業建設中的人們怎樣生活、工作。

四剛从工地主任辦公室出來，深一脚淺一脚地往回走着。他心里亂糟糟的，辨不出是什麼滋味。工地主任的話還在耳邊囁囁作響，工地主任和他談話時的那種親切信任而又嚴肅鄭重的神色，還在他的腦子里打轉轉。一切事情似乎都發生得這麼突然。本來么，這些事情他連想也沒有想過，一直到現在，他還有些迷惑，還沒有把自己緊張激動的心情給安定下來。

他也高兴，因为工地主任把制架第七工地立柱模板的工作交給了他們，凡是有眼睛的就得承認，這是一項很重要很艱巨的任務。他為能夠承擔這項任務而感到愉快光榮；但，現在他更多的是焦慮和不安，因為工地主任在交給他這項任務的同時，並決定他擔任這個小組的組長。當時，他完全被這個意外的決定給搞昏了。他忘記自己都对工地主任說了些什麼，可是他記得當時自己的臉燒得象要冒火一樣。就是現在，耳根子還有些微微發熱哩。

自己怎麼能夠領導人，可怎樣領導法呢？今年還不滿二十二歲哪。前些日子和福奎拌嘴時，不是還罵我“黃嘴丫子沒退”嗎？讓我帶頭起骨幹作用，讓我積極地去完成任務，這沒差。就是再加上它五百斤，我也挑得起担得動；就是前面有一座大山，我也要第一個走上前去搬掉它。自己是共產黨員嘛，還有什麼說的，可是這是領導呀，要領導二十多人進行工作呀，若是領導不好，該給工作造成多大損失啊！他記不清這些話是不是向工地主任講了，不過他愈來愈感覺到

自己是挑起了一付既生疏而又不輕的担子。想到这里，他那双粗黑的眉毛不由得緊緊的蹙在一起，那明亮的眼睛里，閃出一縷憂慮的光。

工地上，許多厂房已粗具雛型。那一台台鋼鐵巨人似的塔式起重機，伸起它細長的胳膊，把汽車上的那些朱紅色的金屬結構房架徐徐地提起來。看樣子，這几十噸重的東西拿在它的手里，是那樣輕快省勁。當它把那鮮艷的屋架襯着蔚藍色的晴空，仔細地安放在混凝土立柱上的時候，很象是一個黧黑的漢子在恭敬虔誠地獻上了一付玫瑰花圈。這種景象是非常美麗誘人的。要是往常，四剛走在工地上，一定要仔細地看看這偉大的建設景象，看看又有多少房蓋架上了，東邊的大煙囪又砌起了多高。有時候他還要聳一聳肩，自言自語地說一句：“你看，多快呀，轉眼工夫，又架起了一座。”可是今天，他什麼也沒瞧見，這一切在他身旁都毫不在意的溜過去了。他不知步子是怎么邁的，他只在熟悉的路上機械地往回走着。

“躲開”，交通警察破着嗓子叫喊着。四剛一抬頭，只見一輛載着混凝土的汽車飛馳過來，他急忙往旁邊一閃，可是已經晚了，汽車為他不得不停頓一下。當車又向前開動時，他恍恍惚忽聽到車內的司機在叫罵着。他沒理會這些，仍繼續朝前走着。汽車、馬車、推土機和牽引東西的拖拉機，不斷地，不斷地象一股長流水似的從他身旁流過去。

在拐弯的地方，四剛一抬頭。看見了從另一條路上，組里的老子頭推着一車木料往回走着。他搶上几步，跑到老子頭跟前。

“拿來，讓我來推吧。”他沒等老子頭搭言，就用身子

把老子头挤向了一边，把推車熟練地架了過來。

“你上主任那兒回來啦？”老子头把系在脖子上的毛巾拿下來，一边擦額角的汗珠，一边問四剛。他是一个性格耿直，心地善良的老工人。黑紫的臉膛上堆滿了皺紋。兩只眼睛却閃着一股又清亮又俏皮的光，好象在向人顯示他还年輕似的。組里的人都很喜欢他，因为他对人是推心置腹，無論对誰，都象親兄弟一般。不过可有一宗，誰如果办錯了什么事，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，噹噹噹，准訓你个半死，不管你臉上是不是架得住。

“唔”，四剛推着車子，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句。沉默一会，他翻起眼睛又沒头沒腦地向老子头問道：“咱們董師傅調走了，知道嗎？咱們的組長調走了。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，这不是公布好几天的事啦，你看你，小小的年紀这个記性。”老子头拿眼睛斜楞他一下，好似在埋怨四剛語無倫次，“董師傅当工長去啦。行啊，老董 还行啊，是把好手。說实在的，領導好这么大个組可不易呀。他这一走，真把咱們閃一下子哩。”

四剛听老子头这么一說，心不由得又“砰砰”地跳起來。他把臉深深地埋在胸前，推着車子向前走着。那步子沉重得彷彿一下子就要把地皮踩塌似的。一輛汽車飛也似的从他倆身旁馳过去了，道路上卷起一片灰塵。

“小伙子，在主任那兒沒听說咱們下月干什么活嗎？”

“有一宗好活兒，”四剛猛地把头揚了起來，声音宏亮地回答道。他心里暗暗地埋怨自己：是啊，自己都想了些什么呀？說了老半天，連这么大的事都沒向老子头講。“于師傅，猜猜看？”

“唉，我上哪猜去，有什么好活？說說，快点，叫我老头子也高兴高兴。”老子头一見四剛那样兒，連忙問道。

“于師傅，工地主任把制架第七工地立柱模板的任务交給咱們啦。这可真是个重要的任务。立柱模板可比原先的活兒細致多了，你說这不是个好活兒嗎？于師傅，这回就得看你这老把式啦。”四剛越說越起勁，眉間的小山也舒展啦，眼睛也亮起來。那本來就有些向上插的眉梢，这回挑得更高了。

“好，是好活兒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麼哪，這還有什麼說的，在全工地來講，也不能不算是最重要的任务。”四剛沒容老子头說完，就把話給截了過來。看樣子，彷彿準備和老子头爭辯似的。不知為什麼，好像有一股風，把他剛才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東西全刮跑了，心里象開了扇天窗那樣清爽、亮堂。

“是啊，說道也就在這。咱們人手不齊，論技術吧，咱組也不能算是太強的。”老子头瞅了四剛一眼，認真的說。後面傳來了車笛聲，他們靠邊一閃，一輛載着預制牆的汽車又飛馳過去。

“干得來，于師傅，能完成的，大伙會有辦法。”

“你等我把話說完哪，”老子头故做生氣地說道。“當然，會干得來的，可是你看，就在這時候，又把老董給調走啦。無論干什么，都得需要个好帶頭人啊。”

是啊，需要个好帶頭人啊。老子头說的是實在話，俗語說得好：馬無頭不走，鳥無頭不飛呀，何況這麼大一個組呢，要沒个好入領導怎么能行？四剛尋思到這，一顆剛剛輕鬆些的心，又象是壓上了一塊石頭，似乎連喘氣都有些不舒

服。他不知道上級決定他當組長這件事，是不是應該先向老于頭說說，不過他不願意提起這件事情。他在想回去是不是要開個會，把這個任務向大家傳達傳達，好叫大伙有個精神準備。

快到他們干活的作業棚了。遠遠就看到大家正忙着往一塊歸攏模板。有的人蹲在那里磨鉋刀。蔓蘭拿着個小本本正在記什麼，不用問，准是又在計算今天干的活兒。有一個人坐在長板凳上在抽煙，看樣子，象是福奎。

還沒等到跟前，就聽到組里的徒工 小李祥 尖着嗓子喊道：

“回來了，回來了。”

大伙不約而同地把目光向老于頭這邊掃來，但很快地都轉聚在被小車擋住半截身子的四剛身上。

“于師傅，你出去這麼大一會，可漏了個大空子，有件新消息你可沒聽到。”孩子氣的李祥頑皮地向先進到作業棚里來的老于頭說。

“噓，小崽子，有什麼新消息，我老頭子可帶來個好消息，有新活兒啦。”老于頭向李祥把嘴一抿，笑迷迷地說道。

“新活兒？”很多人一齊問，

“嗯，新活兒，大概你們聽說的新消息也就是這個吧？可是你們並沒‘新’到我老頭子前邊。”

“不是這個，于師傅，這個我們還沒聽到。我們的新消息是四剛當咱們的小組長啦。”這些話本來小李祥要說，可是還沒等他考慮好怎麼向老于頭說，就被王師傅給叨咕出去了。

“噢！”老于頭吃了一驚，他用責備的眼光瞅了瞅正在

卸木料的四剛，意思是：好小伙子，對我瞞得這樣緊哪。他又轉過身來問大伙：“听誰說的呀？”

“董師傅，是董師傅剛才來講的。”

“好啊，上邊真有眼力，是個能舉得起泰山的小伙子。”老子頭在嗓子眼里咕嚕了一句。隨着又拿眼睛向四外撒摸一下。平常能說會道的福奎，今天坐在那里沉默起來，蔓蘭紅着臉坐在棚角。老子頭猛地想起應該和四剛一起卸木料去。他轉身剛想走，四剛已大步流星地迎上前來：

“于師傅，我們應該開個小會，趁着還沒下班。”

“料都卸完了嗎？”

“卸完了。”四剛答應了一句，然后又朝大伙說道：“大伙朝一塊坐坐，咱們開個會吧。”

這句話聲音不高，可是人們都听到了。大家把地上的鉤花子鋪開，便聚集在一起坐了下來。福奎象座泥菩薩似的原窩未動；蔓蘭在大伙的後面，坐在一個較高的板凳上。心里却怎么也平靜不下來。

蔓蘭是今年春天才到工地的。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不少人都是些高小畢業生。到了工地以後，女伴們有的去學電焊，有的去學開挖土機和推土機，還有的当了統計員。她沒來之前，就到處打听工地上最重要的最艱苦的工种是什麼，很多人都說是打混凝土。于是當分配工作的时候，人們問起她的志願，她頭一揚，一點也沒猶豫地說：“去打混凝土。”周圍的人一听，都不禁笑了。人們費了老大力氣向她解釋，說是千真萬確，打混凝土實在不是女孩子的活兒。後來，左講右講，她还是挑了一個和打混凝土有着密切聯系的，別人又不願意去的“冷門”——木工。一開始，她就被分配到四剛他

們这个組里。剛去的那天，工地上的同志領着她到了作業棚。大伙誰也沒理會，都以為她是新來的記工員呢。後來听說是來學木工的，小李祥就第一个大驚小怪地叫起來：“啊呀呀，這哪里象打盒子板的，这么嬌嫩的人兒，叫太陽一晒，還不化了。”是的，确实不象，蔓蘭一臉學生氣味：長長的辮子打着大紅的蝴蝶結，藍制服弄得整整齐齐，干干淨淨。圓潤的臉上泛起一層紅暈，忽閃忽閃的兩只大眼睛含着驚喜的神情，不住地打量着四處。組長董師傅考慮了一下，就讓福奎帶她，福奎一口拒絕了，稍帶着還說了兩句挖疽話兒。回頭，董師傅把她交給了四剛。蔓蘭一瞅这个年紀和自己相仿的敦敦實實的小伙子，心中不由暗暗嘀咕：他能教我嗎？为什么不找个老師傅帶我。工作開始了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，四剛教的很好，蔓蘭也學得很好，不到兩個月，蔓蘭在周圍的徒工里已經是拔尖的了。也不知从什麼時候起，她開始喜歡起四剛來。她沒有向別人講過這種心情，甚至也沒向四剛表示過，可是內心里這種感情却一天比一天強烈。她喜歡四剛，她關心着四剛的一舉一動。她似乎覺得世界上的小伙子再也沒有比四剛更好的了。每逢和四剛在一起的時候，她的心是那么平靜，那么幸福，她感到只要有四剛在跟前，那就是有天大的困難，也是會戰勝的。有一回，四剛為了改進一種支架模板的方法，弄得吃不下飯，睡不着覺，那英俊剛毅的面孔漸漸地削瘦起來。蔓蘭瞅在眼里，簡直把心都攪亂了。她恨自己，為什麼技術水平這樣低，如果此刻能夠幫助四剛做點什麼，該有多好。這個純潔的無憂無慮的姑娘，第一次感到心靈深處的痛楚。連她自己也不搞不清，為什麼自己總喜歡把自己和四剛聯結在一起。這次聽說讓四剛

做小組長，在她內心里引起極大的波動，她說不出是為四剛高興呢？還是為着四剛焦心？

“咱們大伙研究一下吧……上級交給咱們一項新的任務，很重要……”四剛看見大伙那麼些只眼睛都在盯着自己，不由得又心慌起來。一向口齒靈快的他，這回說起話來卻顯得那麼拘泥。不用照鏡子，他也感到自己的臉紅得象個關公，他又接着吞吞吐吐地說：“是讓我們做第七工地的立柱模板……二十多根……我已經和于師傅說過一遍了。”

四剛生起自己的氣來，他弄不明白自己怎麼連話都說不好了，他使勁地捏着自己的手指，把手指骨弄得格格直响。恍忽間，他看到坐在自己對面的蔓蘭紅着臉，用雪白的牙齒緊緊地咬着下唇，微皺着眉峯在注視着自己。她那溫柔的愛憐的目光好似在說：“冷靜些，四剛，你怎麼的啦？你都說了些什麼呀？”

“立柱不是普通的粗拉活兒，質量規格可比原先嚴格多了。做的時候，斷面一定要正確；安的時候，中心綫一定要找準。要不然的話，就要影響整個工程的質量。也就是說要影響未來廠房的壽命。”四剛的心神漸漸地平靜下來，他仔細地向大家交代着。作業棚里很靜，大伙顯然是被新的任務給吸引住了。

“咱們沒做過這個活兒，咱們過去都是干散活的，就是有人干過，規模也沒有這麼大，所以大伙干這個活兒一定要小心細致，一定要遵守操作規程。這個任務很重要，我們能干這個活兒是光榮的。”四剛在交代這項任務時，一眼看到了坐在一邊的福奎。只見他嘴角朝下搭拉着，兩只眼睛誰也說不上來到底是睜着還是閉着。好冷的一張臉子啊！活象是冬

天挂了霜的鉄鉗頭，彷彿你順手一摸，就会連血帶肉的沾下一層皮來。

四剛講完后，大伙便七嘴八舌地討論开了。嚷得最欢的是小李祥；蔓蘭的臉开朗得象晚霞一般；老子头一边說一边比划。四剛一看大伙这沸水似的情緒，不由得从內心里高兴起來。

汽笛响了。太陽說不上藏到了哪兒去了，远处工程的輪廓漸漸地模糊起來，在西边天上亮起了第一顆星星。四剛在下工的路上，雜乱地回味着今天一天發生的事情。最后，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“是誰又把福奎給得罪了呢？”

二

沒做过的不知道，打立柱是怎样緊張的一件工作啊！把底座打完，鋼筋工們就把那灌木叢似的鋼筋在上面綁紮起來，木工們緊跟着架設模板，接着擎着震动器的混凝土工們就往里面澆灌水泥了。人們管这叫做“流水作業”，名符其实，真象流水似的，总不間断。

說快也快，六七天的工夫，第七工地那片光禿禿的土地上，已經矗立起第一排柱子，多整齐啊！一字排开，筆直的堅立着。四剛瞅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等过兩天把外边的模板一拆，里面光溜溜的鋼筋混凝土柱子就露出來了。那一排再打完，不也得架上那鮮紅的金屬結構房架嗎？这么說豈不是又架起了一座？四剛想到这，干起活來覺得浑身都是力气。

刚开始干的前几天，四剛象組里所有的人一样，心情緊張得象一張拉滿弦的弓。他几乎整天都在想着應該怎么

干，怎样才能把工作安排得更好些。有一次，正在吃飯，他还在思考他正在想着的問題。碗端在手里，但看不到往嘴里送，老子头冷丁从旁边大声吆喝一句：“想什么哪？小伙子，飯都要吃到鼻子里去啦。”四外的人听老子头这么一喊，都哄地笑了，並友爱地瞅了瞅四剛。四剛的臉刷地一下紅了。其实，老子头嘴里是这样問，心里也象明鏡似的。他知道他們这位年輕的組長是在担心打立柱的事兒。他一看四剛那个样兒，便用父親般的口吻來安慰他：“一口吞不下个热饅头，兩锹挖不出个水井來，事情总得一步一步的走。吃飯吧，干起來就好了。”臨开始干的头一天，四剛把大伙召集在一起，根据工程情况，經過研究，大家又重新分了工。划分了几个互助小組。蔓蘭和福奎划在了一起，这回，福奎沒說什麼，他心里清楚：兩三个月來蔓蘭已經能独立做些什么了，又是青年團員，这样就是多讓她干点活，她也不敢怎么样，青年團員應該起帶頭嗎！然后，大伙把事先已学过几遍的操作規程又溫習了一遍。

用老子头的話來說，是“出兵不利”。就在要开始干新活兒这天早晨，老天忽然淒眉苦臉的痛哭起來。不一会，路旁的壕溝里就積滿了泥水。道面上用脚一踩陷進多深。許多被悞住的車輛阻集在一起，車夫揚着鞭子大声地吼叫着、叱罵着。挖土工們在基礎坑里忙着排水、支頂板，有几处因搶救不及已傾塌下來。高空中的金屬結構工們仍冒着雨在緊張地操作。雨从早晨下到中午，从中午又下到晚上，看样子，好象不把眼淚哭干，絕不肯罢休似的。到处噪噪啦啦的响着。叫人一听，心里都厭煩透了。雨，給施工帶來了困难，第七工地的立柱工程不能如期开工了。四剛他們不禁又着起急

來，小李祥頂着雨跑到現場去看了三次；四剛悶着頭在不聲不响地干着活，心里却急得直翻個兒；葛蘭一邊干活一邊翻起大眼睛望着作業棚外的天空；老子頭一會一句：“出師不利”；而福奎的臉色却和外面的天氣一模一樣。小李祥背後一勁叨咕：“這回變天哪，都是福奎給妨的。”當天夜里，四剛在睡夢中，朦朦朧朧地聽到有人講：“什麼時候了？”“三星歪啦。”四剛聽到這裡，忽悠一下子醒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便翻身披上了衣服。跑到外面一看，滿天星斗，只有几小塊烏雲在天邊浮盪着。“晴啦”。他几乎高興得叫起來。回到宿舍以後，他躺下身來，興奮得久久不能入睡……

現在，這一切已經都過去了，第一排立柱已經矗立起來。四剛他們在作業棚里正聚精會神的為第二排立柱制作模板。听吧，鋸聲、錘子聲、鑿子聲、叮叮噹噹的混成一片，使人說起話來都不得不提高嗓門。要是注意，人們可以看得見，在工地的公路上，在許許多多的車輛中間，領材料去的小李祥正推着車子拼命地往回跑着。

“总是这么跳跳蹦蹦的，福奎師傅，你看，小李祥这个欢势勁。”葛蘭眼尖，看到小李祥那个样兒，便向和她在一起干活的福奎說。福奎瞅也沒瞅，仍低着头慢吞吞气哼哼地干他的活兒。象这样的軟釘子，这些日子，人們不知碰到了多少。大家都納悶，为什么他总鼻子不是鼻子，臉不是臉，就象誰欠了他二百吊似的。不过老子頭却看出了他的心思。据他觀察，福奎的臉色是从四剛當組長那天變的。他知道福奎有这么个脾气，出头露面的事兒总想先跑一步。当然，这回四剛当了組長，他是不会甘心的。老子頭本想說他兩句，后來一尋思，便沒理这个樣兒。只在心里暗暗罵道：“这才是

沒事找事呢，象你这样的真讓你当組長呀，活兒就不用干了。”四剛也本想找福奎談談，但，几次都被老子头給攔住了，“甬談哪，你还不知道他那个稟性，今天下雨明天霜，过兩天就好了。”其实，老头子是怕他們鬧僵，以后就更不好办了。

小李祥走進作業棚，放下車子，便气急敗坏地喊道：

“出事故啦！咱們打的立柱坏了。”

“坏啦？”四剛一听，腦袋嗡一下子，連手里的鉋子也沒放下，便一步搶到小李祥跟前。

人們也都放下了活兒，圍攏過來，眼巴巴地望着李祥。

“是坏啦，我去的时候，刘長清他們那組正往下拆模板，赶回來的时候，那兒就圍滿了人，都吵吵露筋了……”

四剛沒等小李祥說完，放下鉋子就跑了出去。走出几步，他又轉回身來喊道：

“別楞着了，快干活吧，这个沒干好，別再把下个也耽误了。”

人們又操起家什來，繼續干着。蔓蘭听說出了事故，心坎上象戳了一刀，她难过地緊咬着下唇，出了一陣神，她又使勁地瞅了福奎一眼，只見福奎仍搭拉着眼皮在慢吞吞地干着。蔓蘭一見四剛急得那个样兒，心里更难过了。她抬起頭來，目送着四剛的背影，一直到消失在尽处。

不到一个时辰，四剛轉回來了。臉紅紅的，眉峯間又皺起个大疙瘩。一進作業棚，話也沒說，就操起鉋子，沉重地坐在他干活的長板凳上。

“怎么回事呀？你倒說說叫大伙知道知道哇。”老子头焦急地瞅着四剛，忍不住問道。

“坏啦……靠东头的第二根柱子，是露筋啦，这事故和咱们架模板有很大关系。”四刚低着头断断续续地说。他猛地又把头扬起来，脸更红了，两眼闪闪发光：“这是重点工程啊！国家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了我们，这可倒好……”

他额角的血管鼓胀起来，由于过分激动，他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他用逼人的目光，瞅着福奎想说什么，可是又嚥回去了。他把心头的火气转向了蔓兰。

“这根柱子是你们打的，知道不？是你们打的。你是青年团员啊，可是都起了什么保证作用啦，为什么不按操作规程干，为什么不……”他还想往下说什么，但又找不到适当的字句来表达自己心头的懊恼。

“不，你批评的不对……”蔓兰满腹委屈，她鼻子一酸，两只眼睛里涌满了晶莹的泪水，她扭过头去，忍不住哭出声来。

“四刚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想安排谁的不是就是谁的不是，别这么指东道西的。天塌了用手接；地陷了用脚平。有多大责任我都担当得了，用不着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别人能受我不能受。别当了个小组长就添官谱儿……”福奎站在一旁，两手往腰板一插，象放连珠砲似的吵起来。嘿，他这么些天说的话加在一起，也不如这一次说的多。

大伙一看福奎这种火上浇油的态度，脸上都现出不满的神色。老子头没等他说完，便把话攔过来：

“得，得！还不够瞧的，怎么还吵哇？”

“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问题不在这兒，工程是國家的，柱子是國家的，坏了是國家的損失。現在擺在眼皮底下的，是它直接影响了我們整个工程的進度。这是我們說兩句大話所